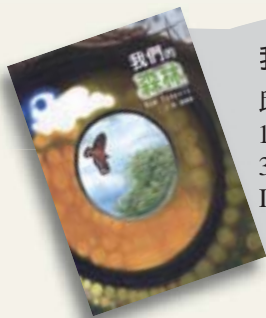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走近、走進《我們的森林》

劉思源 ◎ 兒童文學作家



我們的森林
邱承宗文·圖/小魯
10010/48頁/30公分
350元/精裝
ISBN 9789862112502/947

✿ 對臺灣的孩子來說，這本書絕不可少

生態繪本有其寬廣性，但也有不可取代的地域性。生態繪本在國外盛行已久，也有許多大師累積了不少精彩的作品，例如松岡達英、熊田千佳慕等。但是我們在讚賞和開眼之餘，總是有小小的不踏實的感覺。和我們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動物在哪兒？山溝水旁那些似曾相識卻不知其名的花草在哪兒？

但鼓勵本土創作時，我們也不能蒙著眼睛說，只要目標正確就好了。昆蟲畫得唯妙唯肖，但卻把牠安居樂業的洞穴挖錯了地方？鳥兒畫得一模一樣，卻是照標本臨摹的，色彩在起筆剎那就失了光澤？

自然生態畫家和圖鑑作家不同的是，他不僅要忠實呈現個體，更要呈現牠們的生活和環境。因此牠們出沒的where（地點）、when（時間）、what（做什麼）、how（如何做）都不可或缺。就畫家或作家而言，生態繪本的門檻不只高，而且有好幾道。舉例來說，他必須對動植物和生態有深入的了解、有說故事的能力，和精準的繪畫功力，更重要的對大自然的「狂熱」與「狂樂」。

✿ 十年磨一劍

邱承宗走過專注在模擬寫真的階段，邁向新的巔峰，完成了藝術和技術結合的巨作《我們的森林》，帶我們從大冠鷲的眼睛，重新看見臺灣北部山林春天與夏天的喧鬧、騷動、變換……不僅突破了他自己的界線，也讓世界看見臺灣有位國際級的畫家，正在生態畫家的世界地圖上，彌補長久以來的缺角。

但走過的路都不是徒然的，每一個階段的邱承宗，都隱藏在這片豐富茂盛的森林中，也許是一片葉子、一顆石頭，一隻昆蟲，或一抹臺灣藍鶺鴒羽毛的亮光上。

這次有幸品讀此書，我想以探尋者的身份，把幾次訪問邱承宗畫室的經驗和訪談做一個整理，試著讓大家更貼近的了解，整本書是用怎樣的熱情和時間熬煉出來的。

✿ 瘋狂的觀察家和昆蟲癡

畫自然生態的第一道門檻，無疑的是知識。舉例來說，畫一隻昆蟲，你總不能畫錯牠的大小、顏色、翅膀、頭眼、有幾隻腳或角吧！不幸的是，張冠李戴在自然繪本中也是常有的。

知識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。

「我不在畫室，就是在山裡。」這句話大概足以形容邱承宗這位勤勞的工蜂型畫家的移動路線。他一年總有幾個月，從早到晚在山裡做自然生態觀察，有時爲了觀察一隻小蟲或一隻鳥，一動不動的蹲在池塘裡，泡個四、五個小時。他看過的昆蟲，絕對比人多。

「大自然是我的教室。」邱承宗說，但這個教室裡的老師們很隨性，沒有上下課的時間，行蹤也成謎。雖然做足功課，了解牠們可能出沒的時間和地點，但是牠們若不肯現身，也只得耐心的等下去。大多的時候，邱承宗就是用一雙眼睛，或一架相機，靜靜的觀察和記錄著，偶爾也用手在空中擬畫靠手感記錄所見。

而即使一個定點也需要長時間觀察，因爲早晨的光線、氣候和中午、黃昏的都不一樣，春夏秋冬也有不同的風景，出現的生物的物種也不同。例如本書的舞臺——陽明公園的大屯瀑布，就是邱承宗長期的駐防點之一。

其實邱承宗也有一段模刻期，一筆一畫都照標本描畫，務求真實。這個階段的他，用烈火般的熱情一頭投入昆蟲世界，他閱讀有關昆蟲學術論文；向昆蟲達人請益如何捉昆蟲、做標本；還親自在家裡嘗試飼養昆蟲（事後都在原棲地放生），觀察平常無法見到的昆蟲下卵、各期幼蟲，和破蛹羽化的片刻，甚至整夜枯守的等待。他家裡的老雨鞋、標本箱、親手改良的顯微鏡頭（觀察昆蟲羽化）……都是證明這段漫漫長路的證物。

這段期間他自編、自寫、自畫出版了許多精彩的圖鑑式作品，也是臺灣第一個獲得義大利波隆那非文學類大獎的畫家。

但他發現，昆蟲標本的顏色隨著時間流逝，僵硬的翅膀也無法飛舞，於是便把眼光從死的標本轉向活的生態。不過能這樣轉向，靠得就是前面的基礎功蹲得紮實，和串起這一切的豐沛的想像力。邱承宗說自然生態畫家是在擬真，卻不刻意寫真的說故事，否則乾脆拍照片好了。但他又豪氣的說：「拍得出來的我不畫、畫得出來的我不拍。」

✧ 攝影與繪畫的結合

邱承宗在日本學的是攝影，這本書的敘事軸線，邱承宗顯然把攝影概念帶進畫裡來玩。從翻過書名頁，一片黑茫茫立刻佔領了一整張大跨頁。印刷廠印壞了嗎？還是裝訂廠搞烏龍？

事實上，隨著一頁一頁翻下去，鏡頭漸漸拉遠，黑色上出現了紅點和藍斑，最後終於現形：那一大片黑竟然是個小赤星瓢蟲背上的一角。這種對比的落差，是種驚奇，但也是邏輯的必然。

許多人都聽過，但可能並不十分了解，圖畫書用圖畫說故事的定義。所謂圖畫書並非在文字邊配圖而已，它必需利用構圖或編排的技巧，引導故事走下去。邱承宗就是利用攝影鏡頭的 zoom in 和 zoom out 的技巧，讓讀者的眼光從瓢蟲身上的一角漸漸拉遠，拉大，一頁一頁加入他精心挑選的動物主角，背景也從一片葉子擴大到水塘的草叢、飛瀑，最後是一整片森林。



✿ 色彩和光影的實驗

第一次看到這本書，是半成品的原畫，心中的震撼已無法言語。在無邊無際的森林中，不論是昆蟲的翅膀、鳥兒的羽毛、葉子上的毛細孔、甲殼上的光影……畫家都一筆筆細細雕琢著、變換著。

因為是畫家，邱承宗說他創作的出發點和文字作家不同，圖像會先浮現出來。再加上學攝影的背景，光影的變化也是他的重點。因此他的黑線定稿上已經連光線、陰影都畫好了，如果把它當成黑白畫稿看待，其實已經畫「完」了。但若要出版，上色還是必要的還原。

這本書的背景是森林，色彩的主旋律是綠色，但讀者看的時候並不會覺得綠色特別沉重或單調，那是因為邱承宗設計了一場綠色的實驗。他配合畫面上不同植物的顏色差異，以及時時刻刻的光影變化，前後景的差別，在前前後後二十多張圖上，用了大約13種到16種的綠，層次豐富而有變化。詢問邱承宗是怎麼做到的？秘訣是，他不從顏料罐直接擠出顏色來用，而是用調色的方式，加點藍、加點黃，慢慢的琢磨他想要的綠色。

而我個人最喜歡的是書中水的各種表情。水原是无色無味，但流速、背景和光影會反映出不同的樣貌，不論是葉子上的晶亮露珠，水塘深深淺淺的碧青，和塘邊夾雜著黃泥的暗黃，以及水流過清淺小石的透白，化成瀑布白的濃烈的水花，邱承宗都沒有因事小而莫為。

看得見的，其實是許多看不見的功夫做出來的。也許一閃即過，甚至無人發現，但這是畫家專業的堅持。

✿ 遊戲中的批判

書對孩子來說，好看、好玩最重要。而無字圖畫書最特別的是——說不完、看不盡、玩不停。

本書除了向孩子們介紹臺灣特有的山林景象和生物，作者安排在頁與頁之間進出的動物們，每一個都可能引發孩子新的想像，產生新的連續劇。例如頁12-13，莫氏樹蛙在左邊樹葉上，右邊一條過山刀在葉片掩護下從石頭上匆匆溜過來，哎呀！下一頁蛇蛙大戰會不會一觸即發？

尋找和發現的樂趣也是無窮的，作者也很愛玩，在樹叢中，石頭上，甚至葉片的邊緣藏著許多動物和圖案，提供了孩子另一個遊樂區。

但對大一點的讀者來說，這一本書裡頭一個字也沒有，但作者想說的事可不少。作者想展現什麼創作意圖？在什麼地方露出線索？就是待思索的謎題囉！

除了書中人造的「請勿餵食動物」的招牌，明顯的揭示作者創作這本書的理念，反對人為破壞或干擾山林，我也喜歡用前後頁對照的方式來看這本書，猜測作者想說的話。例如頁32-37，連續景中有景的畫面，一景三用，但其中的同與不同，是在訴說著這座山正在經歷什麼嗎？

而書末還留下一個重要的訊息，那巨大的鳥眼——牠曾看到什麼？現在看到的又是什麼？答案就藏在書中，消逝的與外來的，森林正在進行一場無聲但劇烈的戰鬥。

衷心希望這本書是一個反省、思考，以及行動的開始。最後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書的製作團隊非常專業和用心，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的地方察覺——在書末每頁的圖註上，圖上皆用不同的顏色和符號，區別了動植物和本土及外來種生物，這是一般讀者可能會看到卻忽略的製作上的縝密度。

✿ 後記：挑戰者的心

想起第一回參觀邱承宗的畫室時，突然多年的編輯病犯了，隨口喃喃的說那隻蟲（當時實在不識何方神聖）的顏色應該很難印刷吧？色差很難控制吧？

第二天就收到邱承宗的email，原文摘錄如下：

忽然想起你提到的螢光色，會不會因為「虹彩叩頭蟲」翅鞘上的反光，造成你對我是否使用螢光色的疑惑？

基本上，我也知道螢光色可以讓甲蟲翅鞘、蝴蝶鱗粉的反光，更容易表現和討喜，不過印刷後，原本漂亮的色彩卻完全弱化，甚至變成有點濁濁的。

所以，我都先一直看著昆蟲，一直看到「色分離」（色分離的觀念取自於印象派的秀拉繪畫，只是經過我改良）。也就是說，我先將一個面分成簡單的亮度、中間調和暗調三個區塊，然後再讓亮度區塊，利用色與色的互補成高明度的色彩，中間區塊也是三種同明度的色系，暗調則是相關色系或互補色（以上只是粗淺分類，其實可以看到六至十個區塊）。

於是用我們肉眼觀看時，就會被騙以為是螢光色，而印刷上卻是每個網點都可以印刷出來……

收到信非常感動，邱承宗捨棄了方便和迅速，用實驗家的精神試圖在小小的調色盤上，還原所有大自然的瑰麗顏色。他的心是挑戰者的心。我想這也是他不斷蛻變的人生的原點。